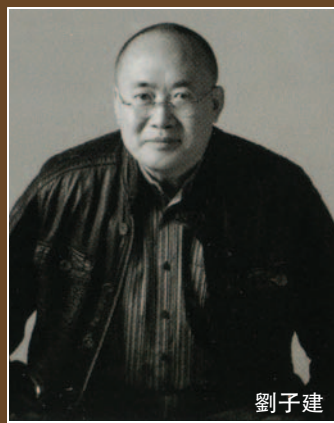


偉大的傳統與現代闡釋

劉子建歐陽東寧的現代水墨



劉子建

9月伊始，兩位中國當代實驗水墨代表人物劉子建、歐陽東寧聯袂在深圳關山月美術館開展。《偉大的傳統與現代闡釋》是這次畫展的總名稱，其中包含劉子建的《鴻裁—垂麗天象》和歐陽東寧的《天圖—易變萬象》兩個個展。兩個藝術家多年立足於傳統，劉子建從楚辭中汲取營養，歐陽東寧從易經中尋找靈感，堅持當代水墨畫的創作，異曲同工表現出對傳統經典的現代闡釋及傳播。

香港商報記者 林濤
通訊員 陳紅娟

本次畫展共展出作品 52 件。關山月美術館館長陳湘波先生認為，這種基於對《易經》和《楚辭》的理解、以它為文化母題展開的現代水墨畫創作，以及用這種主題舉辦藝術展，在中國畫壇也不常見。

水墨是一種堅持

劉子建，1956 年生，1983 年畢業於湖北美術學院留校任教師。1979 年調入深圳大學，現為深圳大學美術系教授，碩士生導師。早在上世紀 80 年，他作為前衛的實驗水墨畫家活躍於畫壇，奠定了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地位。

這次畫展的策展人楊維民先生回憶，十一年前，劉子建的首次水墨藝術個展在北京舉辦，那也是當時首個實驗水墨藝術家的個展。中國當代實驗水墨實驗了十餘年，何時實驗終結？劉子建回答：實驗是一個態度。作為 85 美術新潮後中國實驗水墨的旗手和領軍人物，劉子建又堅持了水墨實驗十餘年，他從人們評說的「一條道走到黑」裏堅持前行，作品不僅步入中國的國家美術館—中國美術館，也步入港台專業美術館，乃至歐美著名的美術館、博物館。楊維民評價，劉子建的水墨藝術創作已經成為當代特殊的一個藝術個案，也意味著他是新時期



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中不可繞開的水墨藝術家。

《鴻裁—垂麗天象》的畫展中，26 幅作品風格獨特，給人的印象是：撲面而來的宏大氣勢、恢闊的空間結構。楚辭是戰國時代中國南方文化的代表，這種由楚國詩人吸收南方民歌的精華，融合上古神話傳說創造出的體詩，想象豐富、風格浪漫，恢詭譎怪，精彩絕艷。在長達近 30 年的藝術實踐中，劉子建不斷加深對楚文化的理解，其藝術也在不斷地從楚文化裏獲取養分與靈感。

劉子建 30 多年來堅持「實現水墨」畫創作和理論研究，策劃並組織過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活動與出版，對中國水墨畫的現代化進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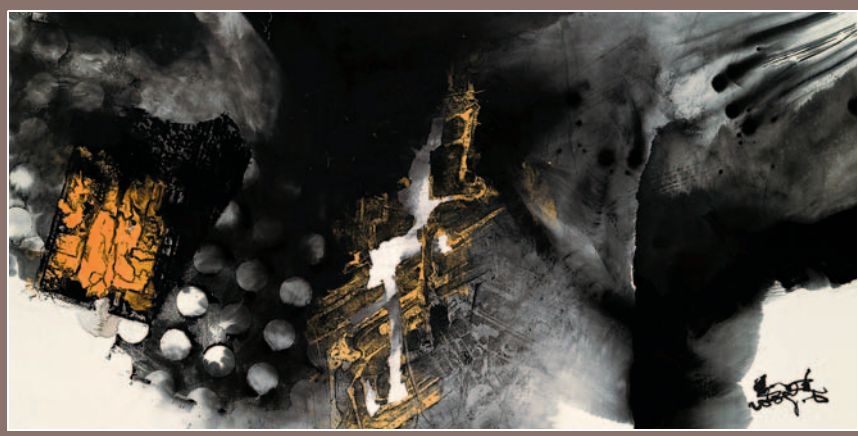
易變萬象 筆墨無盡

上世紀 90 年代，歐陽東寧有幸結識了著名的天文學家、易學家、南京大學盧央教授，他對《易經》產生了極大的興趣。歐陽東寧看來，只有抽象最能切近並完美地表達它的境界。

觀歐陽東寧的「水墨易經畫」，一派神行，天馬行空，縱橫無礙，天、澤、雷、火、地、山、水、風，這構成世界的八種基本元素，被表現得淋漓盡致，每一次顛倒，每一次重合，都顯得出乎預料又合情合理。直接



右圖：歐陽東寧
左圖：《雲水》
歐陽東寧



《鴻裁》劉子建



《天圖》劉子建

把易經中的卦象，以抽象的方式表達出來，是他的創舉，他的抽象水墨作品無論是圖符的形成，還是水墨和色彩的發揮，在陰陽、黑白、虛實、剛柔之間，起伏回環，氣脈連貫，離合參差，變化無窮。

楊維民指出，歐陽東寧立足於《易經》創作，既沒有把水墨引回到它的古典形態裏面去，雖說古典水墨的創作與審美原則一貫依從的也是《易經》中的道理。他也沒有一頭扎進西方現代藝術的懷裏，一味地模仿西方。而是從《易經》中領悟到水墨藝術的生命力與它立足世界文化之林的根本就在「變易」之中：天地萬物無時無刻都在發生變化，水墨藝術概莫能外。這正是：易變萬象，筆墨無盡。

出生於 1964 年的歐陽東寧，曾在廣州美術學院學習，現為深圳市美術家協會會員，中國當代水墨藝術研究會副會長。

學人書法家梁江

書法史論家白謙慎在廣州舉辦的一個講座上說：當今書法界，「社會精英集體離離書壇」。也就是說，社會的精英們都已不再以書法為善，最好的書法家往往在詩人、學者中。修養是內功，筆墨技巧是招式，內功深厚，無招勝有招，環顧當今書壇，的確大抵如此。老一輩書法家中，商承祚、容庚、徐無聞、啓功、謝稚柳、于省吾、蘇庚春、饒宗頤……等莫不如斯；而青壯年學者群中，陳永正、張桂光、黃惇、華人民、邱振中、董文德、朱關田……等也不離此道。而在一些人文類學術領域，尚有大量學者不以書法為能事，但卻在學術研究之暇，雅擅臨池，厚積薄發，形成鮮明的藝術特色。美術史學者梁江便是一例。

原籍廣東的著名學者梁江，以美術理論研究與美術教育馳名學界。他所著《中國美術鑒藏史稿》，是中國第一部美術鑒藏的通史，奠定其在美術史學界的地位；《美術概論新編》、《廣東畫壇見聞錄》等在美術理論的建構、區域美術史研究方面備受好評。在學術界，人們知梁江名久矣，但在書法界，知其名者則微乎其微。事實上，梁江自幼便臨習名家法帖，筆耕不輟，逐漸形成自己的藝術特色。只是一直忙於學術研究與美術活動的梁江，為人行事低調，未暇打理自己的書法，舉辦展覽或出版畫集，因而知其書名者，便寥寥無幾了。

梁江的書法源流，最遠可上溯到王羲之、王獻之，同時對元明清以來的諸家如趙孟頫、董其昌等也用力甚勤。梁江在師法前賢的基礎上，取精用弘，漸入佳境。其書法，兼擅行、草、篆、隸諸體，於行、草更得心應手。所寫篆、隸、不拘成法，用筆揮灑，縱橫捭闔，並無篆隸常見之拘謹習氣；所寫行草，或飛揚跌宕，或縱筆取勢，在自由自在的運筆中，可見其不落俗套、不為法困的氣勢。在書寫工具方面，他偶爾也選用明代廣東理學家陳獻章所創製的茅龍筆。這種筆的最大特點在於筆鋒硬健，易學而難工。梁江能承繼白少逸風，所書茅龍筆字，拙而愈巧，絕任自如，彰顯其深厚的書法功底。

梁江書名雖然並不為書法界所識，但其作品已先後參與在中國美術館、炎黃藝術館、中國國家博物館、中國藝術研究院及國外的各種展覽，並為中國美術館、梅蘭芳紀念館、清華大學、山東大學等單位收藏，在業界得到廣泛的認同。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知道：梁江不僅是一個卓有建樹的著名學者，更是一個個性鮮明的書法家。

梁江書法作品

博物館斥巨資買回文物值不值？

近日，上海博物館斥巨資收購的一件傳世青銅重器與公眾見面。上海博物館素以青銅器收藏和研究名重海內，這件國寶重返故土，為上博的古銅器陳列又增添了一個嶄新的亮點。

早在 2003 年，上海博物館就斥資 450 萬美元，從美國購回了被譽為「法帖之祖」的北宋祖刻《淳化閣帖》進行了公開展覽。從今天的情況來看，450 萬美元的價格是非常划算的，但是在十年前，市場的爭論還是非常多的：一個是對於價格，當時有人認為《淳化閣帖》的價格也就是在 250 萬元人民幣；另外一個則是對於版本，有的專家認為其算不上最善本。這種對於回購文物的爭議不僅存在於《淳化閣帖》，像故宮博物院斥巨資購買《研山銘》和《出師頌》也都被質疑過。對於那些流失海外的文物，我們究竟應不應該進行回購呢？

目前文物回流只有三種方式：討還、回贈及回購。國際公約對文物討還的舉證要求非常高，成功案例



上海博物館新購的傳世青銅重器

寥寥可數，且手續煩瑣；華僑以及國際友人或機構回贈的機會並不多，我們固然可以期待像法國皮諾家族那樣的藏家，能夠無償捐獻藏品給文博機構，但如果面對著稍縱即逝的機會，斥巨資進行購買也是非常必要的手段。在藝術品市場上，機會往往曇花一現。一件藝術精品重現市場，往往會經過十幾年，甚至幾十年。更有甚者，會在一個家族保存幾代人。特別是在目前藝術品市場高度發達的情況下，如果不能及時進行回購的話，往往會造成其進入拍賣領域，並最終被其他藏家所覓得。

拍賣市場的基本原則是「上不封頂」，但對於文博機構來說，回購文物的資金卻相當有限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需要「門智不門富」，就拿此次上博回購青銅重器來說，據業內人士介紹，上博並沒有通過拍賣的手段進行購買，而是直接與藏家接洽，並最終促成了其回流。

相比一般的商品買賣，藝術品交易不僅數額巨大，更具有特殊性，特別是在最終的成交價格上，彈性非常大，而且就一件藝術品的真偽，不同人也會有不同的見解。雖然購買藝術品的決定權是由博物館的專家來確定，但由於錢是來自於納稅人，因此對於博物館來說，還是應該盡可能多向公眾進行信息告知，比如花了多少錢、為什麼要購買，這樣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暗箱交易。

十年前，到上海博物館欣賞《淳化閣帖》，之後到福州路去買筆墨紙硯，成為了申城的一道風景線，還掀起了申城的「書法熱」。對於文博機構來說，讓公眾了解巨資購買回來的文物，並使其產生學習的興趣，參與到文物的研究和保護中去，這些是花多少錢都買不來的。 特約撰稿 方翔

「中國珍郵」正式命名 文化傳承和影響力成入選標準

2013 年 8 月 17 日，為紀念徐悲鴻《奔馬》郵票發行三十五週年，《中國珍郵——奔馬》珍藏版於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廈隆重首發。徐悲鴻長孫徐小陽，著名郵票設計師閻炳武、史淵及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、著名文博專家張淑芬等人出席發布會。值得關注的是，此次發布會上「中國珍郵」首次以正式的品牌形象亮相。

據了解，《中國珍郵——奔馬》紀念珍藏冊包括個性化郵票、紀念封及純金純銀版。《奔馬》純金、純銀珍藏版分別配套發行北京徐悲鴻紀念館授權的《六駿圖》和《奔馬》高仿作品，其中，1978 年《奔馬》郵票小型張便取材於《六駿圖》畫作。

除了市場影響力外，《中國珍郵——奔馬》更是一件向文化致敬的作品！原《奔馬》郵票的設計者劉碩仁與郵票設計雕刻大師閻炳武、呼振源、姜偉傑、史淵聯袂設計紀念封等郵票、郵品，徐悲鴻長孫徐小陽為珍藏冊序言、徐悲鴻夫人題詞「中國珍郵奔馬——紀念徐悲鴻先生奔馬郵票發行 35 週年」。

據介紹，正式出品的「中國珍郵」，除了《中國珍郵——奔馬》外，還有紀念首輪 12 生肖郵票發行 30 週年的《中國珍郵——首輪 12 生肖瑰寶》、紀念國寶熊貓郵票發行 50 週年而發行的《中國珍郵——國寶熊貓郵票》等數個精品。據出品方相關人士透露，這些「中國珍郵」的作品入選的標準是「具有深厚的文化傳承和市場影響力」。下一個「中國珍郵」作品還將延續中國百年巨匠的題材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鄧明宇



金版圖

故宮博物院藏 元掐絲琺瑯纏枝蓮紋象耳爐

通高：13.9cm，口徑：16cm，足徑：13.5cm。
掐絲琺瑯纏枝蓮紋象耳爐，元，通高 13.9cm，口徑 16cm，足徑 13.5cm。清宮舊藏。
爐銅胎，圓形，鼓腹，象首卷鼻耳，圈足。爐頸部淺藍釉地，飾黃、白、紅、紫四色菊花 12 朵。腹部寶藍釉地，飾紅、白、黃三色掐絲琺瑯纏枝蓮花 6 朵。其下飾蓮瓣一周。此器釉質瑩潤，有的部分釉質呈玻璃般的透明狀，琺瑯色澤渾厚諧調，富麗典雅，是一件高水平的元代掐絲琺瑯作品。唯其銅胎、象耳和圈足為後配。

這件掐絲琺瑯纏枝蓮紋象耳爐為故宮舊藏器中的琺瑯珍品，以前曾被認為是明景泰年間製品。但據專家考察，景泰朝的許多掐絲琺瑯器並非當時燒造，而是前代器物的改造。這件精彩的掐絲琺瑯爐就是景泰年間改造的元代琺瑯器，爐的裏花內膽、底座與兩只卷鼻象耳才是景泰朝工匠的後配。像這樣的改造過的元代琺瑯器珍品還有一些，景泰朝的工匠借元代琺瑯的高品質為自己在中國工藝史上賺得了「景泰御前作坊之琺瑯」的美譽，以至金屬胎掐絲琺瑯也被冠以「景泰藍」之名。所以，此件景泰朝御製爐其實是元代琺瑯工藝的傑作。



百寶